



夕阳下的磨刀老人

□瞿明斌

傍晚时分，刚进小区大门，便被门口一道身影“绊”住了脚步。一位老人弓着腰，坐在简易磨刀架上磨刀，夕阳如碎金般漫洒在他身上，将佝偻的脊背、花白的头发、粗糙的肩头，都镀上一层暖融融的金黄。远远望去，像极了一幅烟火里的画，安静又动人。

我上前打招呼：“老人家，还磨刀吗？”老人停下手里的活，粗糙的手摸出一部老式手机看了看时间，抬头笑道：“还磨，还磨。”

我连忙回家翻出4把刀，抱到他跟前轻声说道：“老人家，给你添麻烦了哟。”老人却摆了摆手：“麻烦撒子嘛，磨了一辈子刀，也不在乎多磨你这几把。”怕我干等无聊，他劝我先回家忙活，说刀磨好后放在保安室，让我稍后来取就是。我摇摇头，在他身边蹲下，静静听老人家慢慢摆起了关于他磨刀的龙门阵。

老人说，这磨刀的手艺是祖上传下来的，到他这儿已是第三代，技巧不在力气，而在一个“稳”字。要先拿粗石细细找平，磨去刀刃上的卷边、锈斑，再换细石反复开刃，每一下打磨都须精准落在刀口，不得有一丝偏差，这样磨出来的刀才快得可以削纸。老人嘴上虽然说着话，手上的动作却依然丝滑，只见他十指稳稳攥着刀柄和刀背，手腕轻转，让刀刃与磨刀石呈着恰到好处的角度，力道匀得像钟摆，不疾不徐。磨一会儿便提起刀，用指尖轻轻蹭一下刀口，再往磨刀石上浇一些清水，水珠落在石面上，溅起细碎的水花，随即顺着石纹缓缓淌下，裹着锈迹与细碎的铁屑，在磨刀石边积成一小汪浅痕。

“心浮气躁磨不出好刀，手一抖，刀就歪了，不仅毁了刀，更守不住这门老手艺。”老人说话慢悠悠的，手上的动作却始终丝滑有序，菜刀贴着磨刀石，“唰啦……唰啦……”的声响，清亮又规律，像岁月在轻声絮语。原本黯淡无光的刀刃，在一次次打磨中渐渐泛起冷亮的光泽。

约莫半小时工夫，4把刀就磨好了。刀口锋利得能映出人影，透着清冷的光，握在手里，连重量都似乎轻了几分。我谢他，他却笑着叮嘱：“磨好的刀，不要拿出来一起用，要用钝一把再换下一把，轮着来，这样家里总有利刀，也能让每把刀用得久。”我打趣道：“你把这‘秘诀’都说了，就不怕影响生意吗？”

老人轻轻叹了口气，语气里藏着几分怅然，却又透着一股执拗：“影响撒子生意哟，这门手艺，到我这儿怕是要断了根咯。”

原来，老人今年六十有八，一辈子在南川城走街串巷，就靠一块磨刀石、一碗清水养家糊口。儿孙们都嫌这手艺又苦又累，挣不了大钱，没人愿意学，早就劝他在家歇着安享晚年。可老人放不下，既然儿孙们不愿接手，他便想着自己就这样一直磨下去，让这磨刀的“嚯嚯”声，在街头巷尾多响几年，让念旧的人们，循着这熟悉的吆喝声，忆起儿时的烟火岁月，想起那些慢下来的旧时光。

说完，老人慢慢腾腾收拾好磨刀架，小心翼翼扛在肩上，佝偻着脊背起身离开。夕阳把他的影子拉得悠长悠长，他一步一步慢慢走远，单薄的身影渐渐融进落日的余晖里。我站在原地，忽然想起小时候看过的老电影里，磨刀老人走街串巷，一声悠长的“磨——菜——刀——嘞”，穿过青瓦白墙的街巷，落在每一户烟火人家，那是一代人最熟悉的人间烟火声，也是一段即将被时光悄悄尘封的记忆。

一把刀、一块石、一碗水、一位老人，一辈子坚守着一门手艺。没有轰轰烈烈，没有惊天动地，只有寻常烟火，却让人心里又暖又沉。世间许多美好，本就藏在这些慢慢消失的老行当里，藏在老人不肯放下的坚守里，藏在这黄昏一刻最温柔的人间烟火里。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南川区政协）

三姐

□徐崇仁

在20世纪60年代那个物资匮乏的年月，乡下日子清苦得很。父母一辈子扎根田地，目不识丁，一生吃过没有文化的苦。即便农活繁重、家境拮据，他们始终笃定，再穷也不能误了孩子读书受教育。在那个观念相对闭塞的年代，村里大多女孩早早辍学务农，喂猪放牛，操持家事，早早扛起生活的重担。唯有我家三姐，靠着父母的支持和自己读书的天赋与努力，一路坚持到高中，成为全村首位、也是当时唯一的高中女学生。能坐在高中教室学习，是别人羡慕不来的好运，这份机遇，三姐倍加珍惜。

又是一年春天，春风漫过山野，春雨浸透大地，乡下老家屋后那片楠竹林，便在春雷中悄然苏醒。春笋已然破土而出，不再藏于冰冻的深土，而是一根根笔直地挺立向上生长，成了春天最张扬、最鲜活、最灵动而蓬勃的惊喜。这个时节，三姐也开始忙碌了。每日放学归家，她放下书包便挽起衣袖替父母分担家事，喂猪扫地、烧火做饭、收拾院坝，样样做得利落妥当。从不会因读书课业推脱农活，也从不抱怨日子的清贫。有时她总会牵着我的手，往屋后的楠竹林走去，采撷破土而出的春笋。

春日的竹林生机盎然，老竹挺拔苍劲，新笋带着春雨的润泽，裹着泥土的芬芳争相破土而出。三姐目光锐利，能迅速分辨哪根

春笋肥大壮实，可以长大成材；哪根长势瘦弱无用，可以作为餐桌美味。她手持柴刀，弯腰沿着笋根轻轻一划，伴随着清脆的声音，一根结实的春笋便应声而落。我背着小小的背篋紧随其后，谨慎地将春笋整齐摆放，没多久，背篋就被春笋塞得满满当当的。

采笋的间隙，三姐教我明白一些事理。她望着林间新老交错的竹笋，轻声细语地对我说：“竹林只有这么大，养分有限，春笋并非留得越多，日后竹林就越茂盛。要去弱留强，取舍有度，孱弱的笋只会分食养分拖累整林长势，唯有让出养分，让壮实的春笋获得更多的养分。”

那时我小学二年级，似懂非懂，静静听三姐说话。她慢慢开导我，做人读书不能贪大，要懂得取舍。“鱼与熊掌，二者不可得兼，舍鱼而取熊掌者也。”分清什么事可为，什么事不可为。读书要珍惜父母给予的机会，沉下心舍弃贪玩嬉闹，守住本心勤学奋进；做人要卸下贪念与浮躁，守住本分，踏实前行。那些浅显的道理，伴着竹林清风，时时在我耳旁回荡，悄悄落在我心底。

在那个年代，春笋于我们一家而言，不只是舌尖的美味，更是卖钱补贴家用。采回的春笋，一部分留在家中食用。母亲厨艺上好，简单焯水翻炒，配上腊肉，便成了一桌最暖心的家常菜。脆嫩的笋片裹着腊肉咸香，清鲜回甘，增添了粗茶淡饭的滋味，让清贫的日子多了几分家的暖意。那时候，父亲斟上一杯平时很

少饮用的高粱白酒，夹起一簇春笋，笋的鲜嫩清脆布满舌尖的每个味蕾。那美味犹如山涧泉流，带着白酒奔放热烈，和竹笋绵延婉约。入口微苦，但苦中有鲜有甜，那鲜味，好似包裹着山中的微风，浸润了晚霞的细雨，就连亘古弥新的山泥也化作一缕缕清馨注入了笋片和腊肉里。一口下去，驱散了劳作的疲惫和养家的辛劳。这是家和母亲的味道，后来我离开老家到大城市读书工作，见过名山胜景，尝过各地春笋，却总觉得不如当年和三姐在屋后楠竹林采的春笋新鲜可口。

余下的春笋，三姐会细心剥壳打理干净，父亲趁着赶集时日挑到镇上售卖。换来的零钱，父亲从不舍得给自己添置衣衫，全都悉数交给母亲，或补贴家用，或贴补我们兄妹的笔墨书本费用。

长大后，每次说起卖笋的往事，三姐总讲那点辛苦根本不值一提。只有我心里清楚，天刚蒙蒙亮她就领着我上山挖笋，挖完回家还得蹲着剥一下午的笋壳，手指被笋汁泡得又黄又糙，有时还会划个小口子，她也只是涂点草木灰止血，从没喊过疼。那时我总盼着父亲卖笋能多挣些钱，这样攒下来，就能给三姐买一块做新布衫的布料，让她也能像镇上的姑娘一样，穿得干净漂亮。爱美，是每个女孩子流淌在血液里的基因，是铭刻在骨子里的欢喜。

世事如林间荣枯，岁岁春笋往复，人事却再无重来。原来年少时竹林间三姐教我的取舍与本心，不仅是处世之道，更是绵长的精神之念。山河依旧，春风年年，三姐已然跨鹤西去，她的话语却化作岁月里最温柔的底色，岁岁常青，默默滋养往后漫长人生路。

（作者系中国散文学会会员）

老李迷上漆州楼

□陈劭

“老李，又去漆州楼听歌呀。”路过小区运动场，打着乒乓球的邻居们朝他喊。“好听哟。”老李步履匆匆，头也没回。

其实，老李自己也不能完全讲清，今年怎么就迷上了漆州楼。

进入马年没几天，有天邻居对他说：“漆州楼那边每天晚上7点半都在唱歌，全国各地的歌手都来，看的人多得很。”他当时还说“有啥看头”，结果去了才发现，漆州楼灯火璀璨，歌声悠扬，里三层外三层围满了人。一个女歌手在台上动情地唱着《我只在乎你》，台下手机荧光屏闪烁，掌声一阵接一阵。

“唱得还可以，这是啥演出？”老李问一旁的年轻人。

“音为遇见你·万盛大舞台呀，每晚线下举办、线上直播的音乐演唱节目。”

接着，一位从浙江来的女歌手唱了《父亲写的散文诗》。她用平静的口吻、舒缓的节奏，讲述着父亲对儿女深沉的爱。老李那颗心慢慢发紧，还有些疼。他感觉自己不是在“听故事”，而是在翻看家里那本旧相册。歌声还未落，老李就情不自禁地鼓起了掌。

一位中年人上去唱《大海》，有些跑调，底下却没人嘘。主持人耐心等他唱完，笑着说：“这位老师刚上台，可能有些紧张，没关系哈。我们万盛大舞台是老百姓的舞台，想秀你就来。”中年人自嘲地回答：“不好意思，我这个调子跑到南山去了。”老李看到这儿，心里头暖了

一下。他琢磨着，这个舞台好的地方就在这儿，大家都为真心唱歌、真心听歌而来。

一轮演唱结束，全场观众和直播间的粉丝们开始为自己喜欢的歌手投票。老李尖起耳朵听主持人讲，笨拙地进了抖音直播间。“投谁好呢？”他心里嘀咕。“认为谁唱得好就投谁宝贵的一票。”主持人的声音一次次响起。“投3号，那位浙江歌手唱得不错。”老李心里过了一遍电影，觉得当评委还真不赖。

晚上回到家快22点了，老伴问他：“好听的嘛？”

“不但好听，还能当评委，为喜欢的歌手投票。”打那以后，他去得一天比一天早。老伴提醒：“还早呢！”他摆摆手：“去迟了没好位置。”他还拎了保温杯，带了根伸缩板凳。老李想，有这些装备，口不渴，腰也不疼了。

第四天、第五天……老李就这样迷上了。

现在的老李，晚上7点半开唱，他7点就到了，先找个正中间的位置，保温杯搁脚边，乐呵呵地等着。外地来的歌手多，老李能听出各地口音。重庆周边四川、贵州、湖南的来了，稍远点云南、安徽、河南的来了，再远点河北、山西、黑龙江的也来了……有个西北来的男歌手唱了一首陕北风格的《花轿里的人》，那凄怆的唱腔、呜咽的旋律，让老李心里头堵得慌。他也发现，那男歌手唱着唱着，眼里有泪珠。

老李也熟悉了不少面孔。那个穿红色衣服的大姐，也是每晚都来，跟着每一首歌哼；还有一对夫妻，每天手牵手来，散场手牵手走，估计结婚有30年了，还跟谈恋爱似的。

前几天下了点细雨，这下没人了吧？老李忍不住去一看，台上照唱，台下照听，有人撑伞，有人把外套顶在头上，爱唱歌爱听歌的味儿一点没变。老李当时就乐了：“都着迷了。”

散场的时候，他听见两个街坊边走边说：“浙江那个歌手唱得硬是好，听她唱歌是种享受。”“你天天都来，我也是。”老李听着，笑着把保温杯盖子拧紧，乘兴往家走。

夜色渐沉，漆州楼飞檐下的最后一个音符缓缓消散。人们尽兴地交谈着散去，声音拖得很长。

“明天还来。”老李

对自己说，“在家门口就能听到天南地北的歌，还能当评委，好安逸。”

（作者单位：重庆市万盛经开区档案馆）

